

后土

叶
炜

著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后土

叶
炜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土 / 叶炜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436-9641-9

I. ①后…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3526号

书 名 后土
著 者 叶炜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82号, 266061)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 80998664 85814750 (兼传真)
本社网址 [http:// www.qdpub.com](http://www.qdpub.com)
责任编辑 金 龙 张 涛Email:sdjinlong@sohu.com
封面设计 祝玉华
装帧设计 刘 欣
制版印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10mm × 1000mm)
印 张 22
字 数 315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9641-9
定 价 39.8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532)68068629

目
Contents
录

序 曲	惊蛰	/ 001
第一卷	夏至	/ 005
第二卷	大暑	/ 020
第三卷	立秋	/ 034
第四卷	白露	/ 051
第五卷	秋分	/ 064
第六卷	寒露	/ 077
第七卷	冬至	/ 091
第八卷	谷雨	/ 106
第九卷	芒种	/ 120
第十卷	小暑	/ 137
第十一卷	处暑	/ 153
第十二卷	秋分	/ 173

第十三卷	霜降	/ 188
第十四卷	立冬	/ 202
第十五卷	大寒	/ 216
第十六卷	立春	/ 230
第十七卷	立夏	/ 244
第十八卷	小满	/ 256
第十九卷	小雪	/ 268
第二十卷	大雪	/ 280
第二十一卷	小寒	/ 292
第二十二卷	雨水	/ 304
第二十三卷	春分	/ 316
第二十四卷	清明	/ 327
尾 声	惊蛰	/ 341

在苏北鲁南的小山村里，差不多每个村子的东南角都会有一座土地庙。麻庄也不例外。麻庄人崇拜土地，视土地为娘亲。

麻庄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语：“土地爷本姓韩，不在西北在东南。”我一直很纳闷，麻庄的人多姓刘，那土地爷咋会姓韩呢？这不等于是说麻庄一直被异姓人统治着吗？

我曾就此询问过麻庄的老人，他们都说不清楚。他们只知道土地神是被祖先从一块大石头底下救出来的。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麻庄的第一位先人逃荒到这个山水相依的地方。他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实在走不动了。他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屁股还没坐定，忽然听到一声呻吟：“哎哟，你坐着我的头了！”

闻听此声，先人大吃一惊。这十里荒原，哪来的人声？先人胆子大，冲着石头问：“你何人？”

那石头吃吃笑：“我不是人，我是神！”

先人一愣：“神咋会变成石头？”

石头苦笑：“我本是天神，得罪了玉皇大帝，被他变成石块发配到此地。我已经等你等了一千年了！”

“你为什么要等我？”先人不解。

“等你来救我！只有你才能让我恢复真身。玉皇大帝说了，当第一个人来到这块土地的时候，那就是我的救星。他会把我解救出来，成为土地神。作为回报，我将保佑他的种族不断繁衍。”

先人说：“那我如何救你？”

“你给我建一座土地庙，把我搬进去，然后给我念十声：‘有个土地爷本姓韩，不在西北在东南。’我就解放了！”

先人看看那块石头，他一个人根本无法搬动。

先人说：“还是等我有了子孙，我们一起来救你吧！”

石头笑笑：“你的子孙？那要等多久？没有粮食，没有女人，你哪来的子孙？”

先人说：“我有一双勤劳的双手，可以去开垦土地、播种粮食。有了粮食，我就可以娶到女人，就可以繁衍子孙！”

石头摇摇头：“没有我，这块土地不能收获，即便是你播下种子，也会被老鼠吃光！没有粮食，你会饥饿而死，根本没有机会繁衍子孙。”

先人没有办法了。

他想了三天三夜，几乎吃完了身上所有的食物。最后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虽然不能搬动石头，但把庙宇建在石头上，不就行了吗？

想到此，先人很兴奋。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石头。石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恐怕不行，我的庙宇必须修建在村子的东南角。”

先人一愣，随后灵机一动：“这个不难，我先给你修建土地庙，然后把村子建在你的西北方，不就行了吗？”

石头哈哈大笑：“怪不得玉帝老儿让我在这里等了你一千年，原来你这么聪明！”

那时候，因为饥饿，先人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他咬着牙给石头盖好了一座庙。那座土地庙很小，却也把石头遮盖了起来，从此再也不用经受风霜雨雪了。

给土地庙搭上最后一个石片，先人便饿昏了过去。等他醒来时，身边已经多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她给先人带来了许多粮食种子。

先人在这里安定下来了。

他娶了那个女人。女人为他生下了许多孩子。她的身体如同这片神奇的土地一样，有着巨大的繁殖力。

土地神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守护着麻庄，保佑着麻庄每年都能够五谷丰登，保佑着麻庄女人们都能生儿育女。

麻庄的祥和曾经被兵荒马乱打破过三次，一次是在明末，一次是在民国，还有一次是在“文革”。前两次，土地庙只是被毁了一角，到了“文革”那一次，就全部被铲除了。

麻庄现在的这座土地庙是“文革”结束以后重新修建的。那时候，麻庄还专门为新土地庙举行了请神仪式。

那是一个晴天。

麻庄最德高望重的老人亲自从百里外的野荷谷请来了一位能通神的白胡子老人，让他主持了神圣的请神仪式。

午时，请神仪式正式开始。

白胡子老人高声喝问土地爷名讳。

有人答道：“我乃韩贵成！”

老人接着用苍凉的声音吟唱：“韩贵成你听清，今天搬到新屋中，麻庄全村为你盖，你要保他们都安宁。”

只听有人高声答道：“诺！”

那声音仿佛来自远古。

白胡子老人让在场的男女老幼把事先从新庙扯到旧址的一根红线抬起来，不准落地。高呼：“土地爷上轿，鸣炮奏乐！”

所有人都郑重其事地“抬”起仿佛千钧重的红线，步履蹒跚地走向土地庙，把红线缠在土地庙的基座上。

做完这些，村里人把各式水果点心、馒头美酒摆上供桌，点燃香烛，口中念念有词。只见白胡子老人用蘸满朱砂的毛笔点了土地爷塑像双耳，口中唱道：“土地爷，开耳光，纳言百家听八方。”

唱完了继续用朱砂笔依次点了土地爷塑像的眼、鼻、口、头、心、手、足，并交代土地爷：“每天围庄转八趟，消灾解难保吉祥。老人活到百岁上，儿童活泼保健康，青年都娶好媳妇，日子一年更比一年强！”

交代完了问：“韩贵成听见了吗？”

有人答道：“听见了！保证明年全村不走一人！保佑麻庄风调雨顺，年年丰收。”

白胡子老人问：“你对新家满意吗？”

答：“满意！”

问：“还有其他要求吗？”

答：“再在门前栽两棵树。”

白胡子老人问村民：“土地爷想在门前栽两棵树乘凉，你们能给栽上吗？”

麻庄人齐声答道：“能！”

土地神迎请完毕，老人点燃火纸、冥币、金元宝，鸣炮奏乐，全体麻庄人向土地庙跪拜，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完毕，所有人绕庙转了三圈。

对于这些，许多麻庄老人都还记忆犹新。他们还记得，那次仪式，来村里没几年的外姓人曹柏轩也参加了。

奇怪的是，几千年来，土地爷外姓人的身份，怎么没有影响麻庄人对他的崇拜？

1.1

刘青松当上麻庄队长那一年我十五岁。我不知道看上去老实巴交骨子里不乏精明的刘青松为什么要干队长这个职务，与村支书和村长比起来，这个职务的油水实在是少得可怜。

我记得那年发了一场大水。一场劈头盖脸的暴雨过后，洪水从村东的小龙河翻卷着泛黄的泥浆凶猛地灌进了麻庄。刚当上队长的刘青松穿着一条红色大裤衩在齐腰深的泥水中呼喊：“发大水了，发大水了，大家快到大队部去！”

大队部就是村委会办公室，那里地势比较高。

多年以后，我曾经设想过这样一个情景：假如我是一只小鸟，从高空俯视大水灌进麻庄的场景，在洪水的黄色和树木的绿色掩映中，刘青松那条红色的大裤衩一定会特别扎眼。刘青松的大裤衩无意中搭配出了一部经典电影的色彩。

刘青松忠实地在他管辖的范围内履行着他的队长职责，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他的婆娘赵玉秀抱着虎子面对着一院子的滔滔洪水哇哇大哭。她哭得是那么奔放，好像麻庄迎来的不是一场大水，而是世界末日。在滔滔的洪水中，只听见赵玉秀恶毒地咒骂着刘青松：“你这个丧良心的！”

屁大的官！光顾别人不顾自己的死货！”

赵玉秀的咒骂声还没熄灭，洪水就慢慢退去了。

洪水冲走了村里的几头牲畜。十几间老房子也被冲塌了。

这天是夏至。

后来我从电视上知道这是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再后来就有许多装满棉被、面粉和衣物的大卡车开进了村子。刘青松家分到了两袋面粉和一件呢子大衣。面粉算是救济，呢子大衣是村长曹东风给刘青松的特别奖励。那以后的冷天，呢子大衣便长久地粘在了刘青松的身上了。

刘青松和曹东风是拜把子兄弟。

这是曹东风当上麻庄村长以后的事情。之前刘青松和承包砖厂的曹东风关系并不好。我记得在选举村干部之前他们的婆娘还吵过架。

刘青松和曹东风两家隔着一堵墙，也算是邻居，只不过这个邻居不是平常说的那样门靠门，他们两家的大门是反着的，一南一北。两年前，不知道是因为发情还是饿昏了头，曹东风家的种猪跑到刘青松家猪圈里。那头公猪一进猪圈，就把刘青松家那头大母猪尾巴咬住了，两头猪很快就连在了一起。气人的是，种猪交配完还不忘偷吃猪食，正吃得不亦乐乎，被出来上茅房的赵玉秀发现了。她一看那头种猪的架势就来气，随口骂了句：“谁家的爹跑出来了也不管一管。”这话被曹东风的婆娘刘小妹听见了，一看是自己家的猪，就回了一句恶毒的话：“白给你配种都不要啊。”赵玉秀肺都气炸了，气急败坏的她随手拿起喂猪的勺子，照着刘小妹的脸就扔了过去。只听见刘小妹惨叫了一声“我的个亲娘耶！”就捂着脸倒下了。

乌血从刘小妹的脸上喷涌而出，像一条瀑布一般倾泻了一地。看着满脸是血号啕不止的刘小妹，赵玉秀吓傻了。幸亏曹东风在家，他拿了块毛巾捂住刘小妹的脸，迅速向村卫生室跑去。

刘小妹的脸上从那以后就留下了一道很难看的疤痕。

刘青松事后很惊奇地看了赵玉秀半天，不敢相信。他说：“你哪来的胆量啊，竟敢那么狠地打人。”赵玉秀笑笑，说：“我也不知道，当时气糊涂了吧。”

那以后，连刘青松也不敢轻易对赵玉秀发火了。

赵玉秀因此时常告诫刘青松：要敢于反抗、敢于斗争，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她曾经在村里上过三年的小学，背过几句毛主席语录。

此后不久，村里搞选举，老村长刘登高推举刘青松为麻庄新村长的候选人。刘青松征求赵玉秀的意见，赵玉秀很干脆地说了两个字：“不干！”看赵玉秀语气坚决，毫无商量的余地，刘青松只得苦着个脸对老村长说：“赵玉秀不让我干，说我不是当村长的那块料。”老村长笑笑，说：“我推举你为候选人是因为你为人忠厚，又有学问，你可以为村里做些事嘛。”刘青松摇摇头，坚决不干。老村长只好无奈地说：“那我只好推荐别人了。你也别闲着，就帮着我们做选举的工作吧，你人缘好。”老村长刘登高是刘青松本家大叔，干了十年的村长了，在村子里落下了很好的口碑。

事后，刘青松问赵玉秀为啥不让他干村长。赵玉秀说：“也不是不想让你干，主要是怕咱村里人说闲话，咱和登高叔毕竟是本家呀，得避嫌。”

刘青松撇撇嘴，没吱声。

选举前一天晚上，天气特别闷热。麻庄上方的整个天空就像一块浸过水的大抹布，死死地罩住了所有的空气出口。空气中仿佛布满了黑色的蚂蚁，一张口就有成千上万的蚂蚁钻进身体里来。村东苇塘里的青蛙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一齐发出聒噪的哇威威哇哇威威哇的叫声，听了让人烦躁不安。

胡乱喝了一点玉米粥，刘青松和赵玉秀便搬了板凳，坐到了当院。院子里有一棵三十年的老槐树，枝繁叶茂。偶尔有一点风吹过，树叶发出微微的响动。坐在门槛上的虎子说，那是老槐树在说话。赵玉秀说他满嘴跑火车，胡心。虎子坚持说，他真的听到过老槐树开口说话。刘青松笑着问他：“那老槐树都对你说了什么？”虎子抬起头，一本正经地说：“老槐树说他能够看到土地庙里的土地爷！”赵玉秀和刘青松都不作声了。

土地庙是麻庄人的精神信仰，那不是可以随口谈论的。村里的大事小事、红事白事，哪个不要去问问土地神？这是麻庄人的规矩，谁也不敢乱。曾

经有几个年轻人醉酒后扬言要把土地庙砸了，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搞封建迷信，被几个老人用拐杖兜头暴打了一顿，边打边数落：“你个不孝的东西，我叫你胡说！”那以后，再也没有谁敢说破坏土地庙的话了。

刘青松正这样想着，忽然听见有人推门。

刘青松问：“谁啊？”

“我，曹东风。”

刘青松紧张起来，以为曹东风要来找茬，起身开门时顺手从墙角摸了块砖头。

曹东风一脸笑容地进来了，边走边对刘青松说：“我没啥事，就想过来跟你扯呼扯呼。”

刘青松一看曹东风并没有什么恶意，也客气起来，把他让进屋。

赵玉秀见曹东风进来，红着脸抱着刚刚睡着的虎子进了里屋。

曹东风说：“咱们两家是邻居，俗语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嘛，咱们该常走动走动才好。有空到我那里去喝两盅？”

刘青松给他冲了杯茶，说：“是啊，咱们两家只隔着一堵墙哪。”

曹东风笑笑，说：“她们老娘们之间的事情，咱们大老爷们可都别往心里去啊。”

刘青松一听这话心里就有些过意不去，毕竟是自己婆娘把人家刘小妹打了，而且打得很严重，就想说点客气话。

这时赵玉秀从里屋走出来，对曹东风说：“那事确实是怨我，我这人头脑好发热，一着急就把持不住自个儿了，你回去告诉弟妹可千万多担待点啊。”

刘青松心说：你都把人家打成那样了，还让人家多担待？

曹东风很大度地说：“这事过去就算了，以后咱们两家还是好邻居嘛。”

曹东风东拉西扯地在屋里坐了半天，最后又说了些无关紧要的闲话，走了。刘青松把他送到门口。曹东风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说：“老哥你明天是不是要帮着村里搞选举啊？”

刘青松说：“是啊，你有什么事吗？”

曹东风说：“我想参加这次选举，正不知怎么办才好呢。”

刘青松一听这话愣住了，心里想这家伙今天来是为选举的事啊，不知道老村长推荐的人是不是他。

“你想干你就干嘛。”刘青松笑着说。

“我在麻庄独门独户，虽然我很想为村里做点事，但乡亲们不一定信任我啊，还望你老哥多支持嘛。”

曹东风满面笑容地走了。

刘青松站在门口，呆愣了半天。

曹东风在麻庄不仅是独户，而且还是外来户。

“文革”开始没多久，他的老子曹柏轩带着他从山西一路逃亡到此，蓬头垢面，活像两个游魂野鬼。刚开始村里人都不容他俩，但后来见爷俩实在可怜，也没个女人，一老一小整天在村里游荡，被村里的狗撵来撵去，确实于心不忍。村干部一合计，干脆把他们收容下了，让爷俩在村头的一间破屋子安了家。爷俩还算本分，在马鞍山上找一荒凉地儿开了几分山地，日子也就慢慢过起来了。

曹东风十六岁那年，曹柏轩突然染上了肺病，没多久死了。临闭眼前，把曹东风叫到床前，有气无力地哼了两句：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老家在哪里？山西洪洞老鹤窝。

还没哼完，曹柏轩就闭上了眼睛。

曹东风号啕大哭，哭声惊天动地。

因为有着外来户的身份，曹柏轩无法葬在麻庄的坟场，就在村东果园的一个角落里找了块地儿，草草葬了。

有了这些背景，刘青松琢磨着曹东风很难在这次选举中获胜。

选举那两天，一直在下雨。

刘青松几个忙选举的人跟疯了圈的猪似的，抱着个大红的木质投票箱

挨家挨户地跑，磨破嘴皮子动员大家填选票。但大部分人似乎并不关心谁来当这个村长，他们说谁当村长都是一个样，都一样的贪污，一样不为百姓做事。再说他们选了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上面想让谁来干。抱着这样的想法，有一些村民的选票还是让别人替填的。刘青松这一组选票相对比较集中，许多人选了曹东风和老村长，其他的几个组选得很乱，但集中起来就属曹东风得票最多了。

刘青松有些纳闷：曹东风对乡亲们使了什么法子，竟然获得了这么多的选票？他后来自己分析这主要是因为曹东风承包着砖厂，有钱，曾经给村里小学解决了三间大瓦房，修过一条路，在群众中间树立了一些威信。

外来户曹东风成了麻庄村的村长。

曹东风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刘青松，要和他拜把子。刘青松一开始没反应过来，不知道曹东风是什么意思。

曹东风也没做别的解释，就说他觉得两个人对脾气。

刘青松跟赵玉秀合计。

赵玉秀皱着眉头说：“他曹东风现在也算是有钱有势的人，干吗要和咱穷人套近乎？”

刘青松说既然人家主动提出来了，就应了吧。

赵玉秀说：“恐怕没这么简单，他是一个外来户，而你是一个重义气的人，曹东风可能就是想利用你这一点，还是小心一点好。”

尽管赵玉秀反对，刘青松后来还是和曹东风成了拜把子兄弟。拜把子那天，两个人各穿了新衣服，在土地庙前事先摆好的香案前咚咚咚磕了仨头。曹东风口中念道：

“我曹东风，愿当着土地爷的面，和刘青松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从今以后，我俩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绝不反悔！”

念完，两人咕咚咕咚一起喝下了鸡血酒。

按照麻庄的规矩，喝完血酒要把碗在土地爷面前摔个粉碎，以表决心。曹东风用力往地上摔碗，却没有摔碎，只得再摔一次，还是没碎，又摔了

第三次，总算碎了。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刘青松的碗倒是摔碎了，却在摔碗的时候听到一声笑声，那笑声很诡秘，笑得刘青松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更奇怪的是，这笑声曹东风竟然没有听到，而刘青松却听得那么清楚！这事有点儿邪乎，刘青松心里直犯嘀咕，回去的路上默默不语。曹东风因为没有一次把碗摔碎，心里堵得慌，也是闷闷不乐。

走到麻庄村头，两人看到几个小姑娘在跳大绳，她们嘴里大声唱着：

小汽车，滴滴滴，马兰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三五六，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

四五六，四五七，四八四九五十一；

五五六，五五七，五八五九六十一；

……

几天后，刘青松又答应了曹东风要他担任队长的请求。

1.2

曹东风当上村长以前干过麻庄砖厂的厂长。在老村长还干着的时候他就出资把村办砖厂承包过来了。砖厂本来是几年前村里以挖河泥造砖为理由向镇上李强书记申请下来的，当时主要是想把村里的闲散劳力集合起来，省得他们到处乱窜，闹心得慌。

李强书记是麻庄老李家的后代，也是麻庄唯一一个在镇上吃公家饭的人。他也是个苦孩子出身，靠自己肯吃苦能折腾的劲头当上了镇党委书记。他上去以后对村里特别照顾，老村长提出村办砖厂的申请，他没啥犹豫就给批了，但强调一定不要用水田做原料。实际上砖厂开起来以后就是吃的水田的土，这事村里人都知道，碍着老村长的威望和砖厂对村里闲散劳力的作用，没有人捅出来罢了。后来砖厂不知怎么慢慢变得不景气起来，老村长一合计，不如把它包出去算了，这样又省心，还能赚到钱。

这事经村委会一研究，就定下来了，马上召开承包动员会。一时间砖

厂要承包出去的消息惊动了整个村子，几个有钱的人都跃跃欲试想把砖厂包过去。谁都知道这里面的油水大了去了，吃村里的地，用村里的劳力，一年只需要上交五万块土地使用费，肯定会赚钱，而且能赚得盆满钵满。村里之所以干不好，那是因为没人管，又不懂技术，光堵窑就堵了两回了。这哪能行？曹东风偷偷到砖厂看了不知多少回了，算计了好几年，早就想把它承包过来。他前几年跑运输发了大财，后来因为出了一次车祸，就把车包给别人，自己当起了老板，整天琢磨着如何把手里的死钱变成活钱，这次机会来了。

曹东风以最高价承包了麻庄砖厂，重新聘了个烧砖的技术员，效益果然直线上升。他这样的人，脑子好使，活泛，吃得开。村里人都说这年头就需要他这样的人。国家领导人不是说了嘛，甭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曹东风是个鬼精，不发财那才叫怪呢。

现在曹东风又当上了麻庄村的村长，管理砖窑的事就得耽误了。他本想让刘小妹一个人把砖厂撑起来，无奈她一个娘们家不太顶事，又没有什么文化，连小学也才念到三年级。以前做砖厂发货员的时候，她还经常记错账。有一次，明明发出去两万块砖，她硬生生多写了个零，记成了二十万块，结果账目怎么对都有一个大缺口，把那个老实巴交的会计吓得好几天没睡好觉。

这些日子一直在下雨。每年的这个时节都是这样。按照刘青松的说法，这是老天爷可怜咱们这些庄稼人呢。下雨了，咱们这些当农民的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歇歇了。平常谁敢歇呀，又是庄稼又是婆娘孩子的。

下雨天，刘青松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他在那里睁着眼睛，也不知在想些什么事情。赵玉秀喜欢在这样的天气里做些针线活什么的。和麻庄的其他人家一样，他们家的大门总是紧闭着，这样的天没有谁来串门。

刘青松在里屋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在外面喊自己的名字，跑出去开门。曹东风披着一件雨衣站在门外，他问刘青松有没有空。刘青松说哪能没空，这样的天。曹东风进来，抖抖雨衣。赵玉秀给曹东风倒了杯热茶。